

垄上行 艺深长

上海首家乡村美术馆成为都市“桃花源”



可·美术馆 Ke Art Museum

让城市空间美起来

没有高楼大厦的遮挡,没有车流,走进上海首家乡村美术馆可·美术馆前,要先经过一段田间阡陌小路。美术馆坐落于青浦练塘镇一片广阔的田野间,不同于那些零星散布于城市边缘的艺术空间,这里是彻彻底底的乡村,时不时有田间劳作完毕、扛着锄头的农民从门前经过。上周末,由可·美术馆主办的“练塘田园艺术季”在其中的可园悄然启幕。

废弃厂房改建而来

延绵起伏的白色山墙,灰瓦,圆形拱门,传统的江南建筑元素,可·美术馆令人联想到吴冠中的水墨画。可·美术馆位于青浦区练塘镇金田路428号,毗邻千年古镇练塘,临近淀山湖、大观园、朱家角等自然人文景区。馆区南靠太浦河,东临茭白、水稻种植基地,北面为桃园、梨园。

策展人陈瑞透露,美术馆中的可园,其实就是一个果园,若逢春日花开,好一派美不胜收。与往常不同的是,园子里多了很多新的景观,一件件形态各异的现代雕塑散落在桃园的各个角落,这是“练塘田园艺术季”参展艺术家们的作品。与青涩的果实相对,被繁花簇拥,给这一片绿色注入了现代艺术气息,也给这一件件雕塑作品抹上了自然的活力。

可·美术馆馆长、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李小山告诉记者,原先,这里仅是一片废弃的厂房,当地的几位艺术家决定租下这块地方,一番改建,改成了美术馆。送艺术下乡,变成了艺术在乡村生根。“为什么所有的文化设施都集中在中心城区?乡村的经济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乡村的文化建设,一个美术馆的建立可以让也许从来不会走进美术馆的人走进展厅,这本身就是最有意义的部分。”

现代化标准美术馆

可·美术馆尽管坐落在阡陌乡间,却是一座按照现代化标准建造的美术馆。专业的展厅,专业化策展团队,是一座面向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机构,其中包括会议室、研究室、陶瓷馆、库房等多个专用空间。公共服务设施有总服务台、寄存处、咖啡厅、书店和礼品店等。美术馆还建有各种规格的艺术工作室、艺术家公寓和专业的陶瓷制作烧制空间,有可容纳100人

同时创作的“艺术车间”。

为了让美术馆更加介入乡村生活,除了艺术家的现场创作,民间艺术也在一开馆就融入进来。练塘田山歌、青浦评弹等当地民俗文化的加入,都使这个乡村美术馆更加贴近农民的生活。

李小山透露,6月27日,美术馆会有一场新活动,一位职业艺术家与三位当地没有任何艺术经验的村民配对,组成小组一起创作作品。艺术家只是进行技术上的指导,不干涉太多,“我们要让村民知道他们也可以成为艺术家”。

可·美术馆更像是一条通道,接通上海都市繁华和田园风物这两个世界。“真希望今后人们会冠之以‘中国练塘’,因为这里有最美的乡村美术馆。”李小山说。

本报记者 徐翌晟

■可·美术馆里里外外美不胜收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

土地的活力

美术馆建在中心城区,是人们心中的固定模式,那些钢筋水泥玻璃房里的艺术品,就像一个盆景。乡村美术馆,则多了土地的活力。

乡村需要美术馆,是因为乡村的经济建设飞速向前。当物质生活得到了提高,村民的精神生活该去何处安放?美术馆需要进入乡村,是因为艺术家需要和自然相近,乡村提供了丰富的原生态素材和广域的空间,这对于艺术的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富矿。“乡村美术馆”在国外已有比较成熟的探索,比如日本有围绕乡村和农业主题的“越后妻有”艺术节,在箱根也集聚了一批乡村美术馆。

记者获悉,在疫情之前,可·美术馆的展览在当地获得了相当大的人流量,人们怀着好奇心走进来,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。美术馆的存在,逐渐改变了当地村民的状态。乡村美术馆的美,与都市遥相呼应。

徐翌晟

■上芭重回舞台彩排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

停工期成了高产期

上芭昨日重回舞台彩排演员编导共成长

上海芭蕾舞团2020年全新推出的原创现代芭蕾专场《起点Ⅲ——时间对岸》昨晚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彩排,这也是疫情以来,上芭的演员首度踏上那方熟悉的舞台。无论是注入昆曲元素的芭蕾作品《浮生一梦》、探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《青蓝紫》,抑或是聚焦环保主题的《家园的呼唤》,年轻编导和演员们匠心独具、充满巧思。

《起点》始于2017年,三年来,它见证了上芭编导的所思所想和艺术态度。演而优则编导,首度独立推出编导作品《浮生一梦》的吴虎生说,整个芭蕾专场取名《起点》,代表着一种原创精神:“它之于我的意义不仅仅是打开了编舞世界的大门,更将编舞的思维注入到我的灵魂深处,让我在生活的体察、学习的热情、思考的维度等各方面发生着积极变化。”

王昊所编导的现代芭蕾《家园的呼唤》

选用了维瓦尔蒂的音乐作品《四季》的优美旋律。这部作品在初步构思时就确定了“环保”主题,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蔓延让王昊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。:“疫情期间,不同的职业都在用自己的专业为所处的时代奉献力量,艺术也有自己的角色,作家用文字去记录和表达他的感想,我作为舞蹈编导,希望通过作品来表达我的态度。”

《起点Ⅲ——时间对岸》中的三部作品都诞生于新冠疫情期间,按说是“停工期”,但疫情期间的所见所思以及真实发生在身

边的生离死别,都成为年轻演员和编导们感同身受的生命体验,也催促他们成长和成熟。演员们的变化也被团长辛丽丽看在眼里:“我眼里的孩子们仿佛一夜长大,他们变得更加珍惜时间和生命,更主动自觉地去练功。有演员跟我说,反而是经过了这些灾难,才明白生命可贵,才能静心创作。”

相关部门此前印发了防控指南,要求恢复开放的演出场所严格执行人员预约限流,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1074个座位,“封印”了751个座位,准备迎客。本报记者 朱渊

